

編者學長：

有一件事我想和你商量，你也許年輕，不知道這件事，在我卻一直耿耿于懷，才試寫這信給你。

我想凡是在抗戰期間住大學的學生，都領過政府的貸金，所謂「貸金」就是政府貸給學生的伙食費，試想政府在艱苦抗戰之時，猶惠及千萬學生，那時陳立夫先生任教育部長，我想一定是他一手創始，也是一件史無前例的政績。

至於為何有此一舉，詳情我全不知，我只知領貸金，一直領到畢業，為數雖不算太多，至少青菜豆腐總是有得吃，每月還可以打一、兩次牙祭。

大概在大陸退守之後，即已取消，那時我已來美，政府遷台後沒有聽到說過，這已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，從未有提起（連我在內）。

朱子家訓我們「施惠無念，受恩莫忘」；朱熹在論語註解說「仰不愧于天，俯不作為于人」；聖經裡面說「耶穌醫好十個長大麻瘋的人只有一人回轉頭來謝了一聲」；

如今領過貸金的人把這件事早已遺忘，想當年領過貸金的人，海內外一定為數不少，楊振寧先生也許也是其中之一。

既是貸金，我們就應該歸還，我卻分文未還。當我們領貸金的時候是法幣，經過財政方面幾度改換，到現在也無從算起，如拿美鈔來算，更是微乎其微，然而涓滴情深，不可輕視。

我建議你是否能會同別的學校，如清華等，一同先去見一見陳立夫先生，把這件事的始末，請他老人家口述記錄，再請

教育部將此事寫為文章，在海內外中國報章雜誌刊載，請各位領過貸金的人，隨意奉還，不論多少，直接寄教育部，由教育部將所收到歸還之貸金保存為陳先生身後獎學金。

我本人曾聽陳先生演講兩次，第一次是在重慶沙坪壩南開中學，第二次是在九龍坡東校，已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，回思曩昔，不禁愴然。

今者 蔣總統崩逝，陳先生為執紼人之一，從電視中看他白髮蒼蒼，已是九十多歲的老人了（他在南開中學和我們演講時，他說他是四十四歲）。使我倍增懷念。所以我寫這信給你，希望能在陳先生謝世之前，共同完成這件值得紀念的事，窺堯之見，不知何供採擇否？

敬祝

學祺

學弟

沈洪焘 謹上

七月十一日

編按：目前「交大友聲」編輯人員，已將此提議列為下次理監事會的討論事項之一，擬於會中決議探訪陳立夫先生之事宜。

台灣之行

陳祖光



陳祖光校友簡歷：

1925年上海交通大學電機科畢業。1929年往美國 WESTINGHOUSE ELECTRIC CORPORATION AND PURDUE UNIVERSITY GRADUATE SCHOOL 深造。1932年學成返國。蓄志工程建設。1935年在上海邀集交大校友與工程同志，創設中國建設工程公司及中建電機廠，抗戰期內，遷往重慶，協助後方工業頗著成績。1946年抗戰勝利，復員上海製造大型變壓器，代替外貨，並在廣州創設南洋電器廠製造家用電器，抵制外貨，收回權利，取名「南洋」紀念交大母校培植之至意！1949年遷居港九。任工程顧問兼電機教授七年，1956年為子女教育計，移居美國歷任電機教授四年，顧問工程師十七年，共二十一年。1977年告退，息隱家園，研究古今中外科學文化，從事寫作。在美子女六人，孫七人，大半畢業美國著名大學。各有專長，服務社會。

1988年4月8日祖光偕著張瑞雲旅遊台北十天，目睹現代建築、經濟繁榮、花蓮勝景、石門水庫等，台灣光復迄今，僅四十餘年，深欽執政諸公，豐功偉績，誠中華民族之光榮！

留台時曾訪前台灣電力公司總經理1926級同學黃輝兄，承招待至感！並訪級友呂偉彥兄于其住所，彼身體欠佳，臥病在床，央人照拂，處境苦悶。其子呂烈武在美國費城近郊 LEHIGHT UNIVERSITY 任 STRUCTURAL ENGINEERING PROFESSOR 三十餘年，有著作，頗著盛名。

1988年4月17日為國立交通大學成立三十週年校慶，我們特往新竹交大參加，校園廣大，建築新穎，各院系研究所圖書館，中正堂等大廈，設備完全，在校學生數千人，畢業校友，遍佈全球，尤以美國最多，孔金甄，彭松村、郭南宏、陳木全等，皆是傑出校友。確是世界著名最高學府之一。凡此均前校長凌竹銘，前院長李振吾及中美校友會倡導建校之功！

當天校慶在中正堂舉行由阮大年校長主持，共有校友學生千餘人，濟濟一堂，盛極一時，先向國父孫中山先生致敬禮，唱國歌，阮校長致歡迎詞，並頒給傑出校友趙曾珏、殷之浩、郭南宏獎狀，聽眾肅靜致敬，歷時兩小時半，祖光躬逢盛會，深引為榮！

最近接讀交大友聲第326期校刊，載有交大1937級旅美同學舉行50週年紀念盛會消息。到有沈家楨、沈嘉英、吳德楞、張心治、朱承基等同學，互談過去，回憶當年在上海母校情形，尤有親切之感！上海交大校友，人才輩出，譽滿全球！尤以1937級校友，為最有事業性之一級！深表欽仰，特表誌之。

1988年5月17日世界日報載有交大校友趙錫成之令嫻趙小蘭榮任美國聯邦海

事委員會主席消息。不僅華僑之光榮，亦是交大第二代之光榮！

我們的幼兒 HARRY CHEN—陳希德 MD, 幼媳 ANDREA APTER—陳恩娣 MD, 均在 Chicago North Western UNIVERSITY HOSPITAL 任醫師，今年三月初誕生一子，名 ABRAHAM J. CHEN—陳德光。活潑可愛！我們于6月中旬特往芝加哥探視兒媳孫，至為愉快！按 HARRY CHEN 于1975/6 兩年在 MIT 讀書時與吳德楞兄之令郎 PRED WU 同房間兩年，亦是巧遇！



踏尋貝多芬的蹤跡

記維也納「春之旅」(下)



王申培

受苦、奮鬥、為善

我抬頭仰望浩瀚的天空，只見萬道金光透過朵朵雲層灑向大地，照在我臉上。啊！貝多芬，你對大自然的熱愛和上帝的敬仰，所帶給人們的啓示，遠超過那優美的旋律所能帶給人感官上的快樂啊！不是嗎？當你在1808年夏天寫作這首「田園」的時候，耳已漸聾。你是用何等偉大的心靈去聆聽大自然的呼吸，鳥的叫聲哩！

人們聆聽你作品的時候，又如何能把你的悲慘的命運分得開呢？你從小有個生性殘暴又酗酒的父親，經常把你半夜三更從床上抓起來，逼你一面哭一面練琴。你的不至於永遠厭惡這藝術總算萬幸的了。

熱愛你又為你所熱愛的母親卻早逝。我最不能忘懷你所說的：「她對我那麼仁慈，那麼值得愛戴，我的最好的朋友！噢！當我能叫出母親這甜蜜的名字，而她能

聽見的時候，誰又比我更幸福？」我每次含淚聆聽布拉姆斯作曲，孟郊作詞的那首「遊子吟」時，就會想到你這句話。我們中國人也說：「樹欲靜而風不止，子欲養而親不在」啊！後來你離鄉背井遠去維也納，正值法國大革命爆發，整個歐洲局勢動盪不安，維也納兩次被法軍攻陷，生靈塗炭、生民倒懸。你個人更是一貧如洗、朝不保夕；加上姪兒不肖，當時社會貴族專權，勢利成規，重財而不重才，輕義而鑽利，愛你而又被你所愛的茱麗艾塔和特莉西，先後被迫離你而去，愛情一再失意之際，更糟的是，你發現耳朵漸聾！

天哪！耳聾，對平常人而言是一部份世界的死滅，已夠殘酷；對音樂家是整個世界的死滅，更是何等致命的打擊！然而，整個世界死滅了而你不會死，這致命的一擊不僅沒有把你擊倒，你還重造了那已死滅的世界，重造音響的王國。不但為你自己，更為著人類，為著「可憐的人類！